

美感财富分配、时间制度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论

刘彦顺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审美时间哲学是美学最重要的维度之一。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核心是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这一审美时宜。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西方美学的革命主要就是审美时宜革命。由此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把美感视为财富的形态之一,对资本主义时间制度及时间剥削作为美感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形态,进行还原、批判,并以共产主义审美生活作为时宜基点进行未来社会建构。就还原看,他们对工人阶级工作与生活的实际状况进行田野调查,从人际美学、工作美学角度进行保全,获得第一手材料。就批判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时间制度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美感财富的剥削主要是时间剥削。就建构看,他们根据共产主义审美时间制度,批判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禁欲主义,尤其是从自由时间制度与审美生活的关系,刻画了美好蓝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美学;审美时间哲学;美感财富;时间制度;审美时宜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5)03-0005-11

一、引言

捧起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会感受到他们浓得化不开的仁爱。这一大爱的根本与内涵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美学上的内涵就是共-美感财富主义。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世界上其他一切主义区别开来的根本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熔铸成了如列宁所说的“一整块钢”^[1]。马克思主义美学亦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设的人类最高幸福

或时宜是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及其实践、运动。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并不只是一种理论建构的学术活动,其根本品格就是正在进行着的、在运动中不断自我超越的共产主义实践或共产主义之事。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生生不息的时间之源。

在共产主义社会完善地解决了私有制、剩余时间剥削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时间制度之后,人际关系尤其是经济财富、美感财富的分配关系才可能充分平等,并形成新的共产主义时间制度。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雇主与工人之间剥削

作者简介:刘彦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从事美学与美育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ZW024)

与被剥削、权力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必然导致工人的受奴役、痛苦、对立、屈辱、仇恨、愤懑、冷漠、异己、孤独等消极的非美情绪以及以贫困为主要特征的反审美生活。美学既要研究美感或审美生活,也要研究非美感或反美的负审美生活。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在财富、权力上的平等,会产生自主、精神自由、自我肯定、和谐、互敬互爱、协作、团结、友善、安稳等身心愉悦的感受或秩序美感。在人与人之间极端不平等关系终结之后,在人与人之间奴役与被奴役关系寿终正寝之后,在坏制度土崩瓦解之后,制度化的坏人才能大面积消解,人们才有可能互相欣赏对方的行为、言谈、气质、衣饰、相貌、风度、品德,整体性的人物品藻美学才有可能。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审美时宜正是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时间之源。

二、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 与审美时宜革命

本文的核心概念是“时宜”与“审美时宜”,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应有之义之一,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语言上与汉语的完善融合而提出的,意在为“意义”“人生意义”增加时间维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新概念——尤其是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滋生的新概念体系,为汉语思想提供了新资源,丰富了汉语哲学词汇,成为政治生活的制度性事实;另一方面,也要使用已有的、最恰当的汉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数千年汉语传统,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汉语马克思主义。两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使马克思主义语言成为中国的汉语制度性事实。自古至今,汉语哲学对“人生意义”“意义”的表达以“时中”“时”“时宜”为最佳,也最常见、最普遍。更进一步,如果用汉语描述一件在性质上完满或正好、在时间上不早不晚的事,甚至只使用“时”就可以了——它意味着时中或合乎时之宜。但就“意义”一词来说,中国现代以来才广泛使

用,却只能表达“应该”或“宜”,而不带有任何时间意味。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意义”,如果代之以“时宜”,共产主义就变成了正在进行着的、生生不息的“事”或“实践”。当然,“意义”可以根据具体语境继续使用,也可以与“时宜”互补并用。

(一) 事或实践的时间性

哲学存在的理由就是解释与促进有意义之事。马克思主义就是设计与促进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这件事。可以想事,但想事不是事,实践才是事。“实践”比“事”多一个字,表达力不如“事”,因此,“事”与“实践”可并用。事即时。不是所有的时都是事,但所有的事都是时。人们需要做什么事,能否做某一件事及能力如何,做事的状态如何,事主与对象的构成方式如何,这是所有事的四个事端。这四个事端不是事的全部内容,但肯定是最主要的内容。就这四个事端来说,意义或所需是时宜,也是核心与根本。在某一件事中,能力或所能直接显示的时机、显现状态或所显的时态与时体(时体即一件事作为时间持续体的绵延状态)、构成方式或所构的同时性(即对象始终在主体作为的意向之内)是意义或时宜的显现。从这五个时端来看,时宜是时机、时体、时态、同时性的母体与根本,但时宜必须经由时机、时体、时态、同时性才能显现出来,否则时宜就会作为冲动停滞于纯粹主观意识层面。因此,时宜不仅是要做一件事的主观冲动,而且也是在一件正在进行着的事中所实际显现的时宜。一件正在进行着的合乎时宜或有意义之事,必定具有其时机、时态、时体、构成方式的同时性。

(二) 审美时间性五端

美学是事美学,是关于审美生活之事的事美学,尤其是关于一件正在进行的、流畅的、一次性的、事主与对象绝对不能分离的感官愉悦感之事的事美学。要把握作为感官愉悦感的审美生活这件事,既与人类所有的事的一般性有关,更与感官愉悦感这件事的特殊性有根本

性关联。第一,其意义是感官愉悦感,举凡耳目鼻舌身这五种主要感官,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这五种主要感觉,艺术作品、日用品、人、空间环境、饮食、香气这六大审美对象,构成了全身全体的感官愉悦感。第二,其能力是只能由感官直接感受可感受的对象,体现为域状的感官记忆,感官愉悦感尤甚。人类的感官感觉绝对不具备从事间接性事务的能力,不会回忆与思考,国歌只能一次又一次奏起,聆听国歌之事作为域状记忆体才能兴发、重现。第三,其构成方式只能是审美生活的事主始终指向审美对象,审美对象须臾不可去身。第四,感官愉悦感的时态只能是正在进行时,而不能是其他任何时态,这同样是由感官直接感觉的心智能力所决定的,且正在进行时之所以能够流畅地持续,就是因为此事的下一个时位或事位是未知的,审美诱惑力或审美注意力的持续兴发就是在朝向未来的可能性之中形成的。可见,上述审美生活之事的四大事端的具体内涵都是时间性的,依次是审美时宜(意义)、审美时机化(能力)、审美绝对同时性或绝对意向性(构成)、审美时态的正在进行时与审美时体的流畅性(状态)。这是审美时间哲学的五大支柱,也是朝向未来的共产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基础性内容。

(三) 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审美时宜革命及其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充满了人间烟火味的美学,也是让人马上行动的激情美学,更是正在进行着的共产主义审美生活之美学。恩格斯对伦敦东头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考察,就是一件共产主义审美生活之事,而且我们还只能把这件事当成正在进行着的、且由共产主义审美时宜引领而朝向未来的未济之事。换言之,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美学就是以这件事而呈显的。其中的审美时宜、审美时机、审美时态、审美同时性昭然若揭。

就马克思而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本是经济学著作,为何会成为美学经典呢?

就是因为马克思对工人“牲畜般的存在状态”以及与之相应的“最低工资”等问题的关注。^{[2]115}“牲畜般的存在状态”属于美学所应研究的反审美生活范畴,而“最低工资”属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前者取决于并受制于后者,也是后者在感官愉悦享受上的直接现实和直接呈现。“最低工资”这一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实质上就是美感财富严重不平等的低微分配。前者是反美感,后者是低财富,“美感财富”正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整块钢铁”式的方法。然而,这并非仅仅通过美学加上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就能实现的。根据当今学科的精划分,人们严守各自学科阵营,就难以全面理解与把握像马克思这样划时代的美学家,因为人们为了美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等这些看似泾渭分明的学科,而放弃了“一整块钢”,比如美学不管政治学、经济学的事,政治学、经济学也不懂美学,这就放弃了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即作为感官愉悦感而呈现的美好生活。人们往往热衷于跨学科研究,却无视超学科的研究,更忽视研究对象本身的整体性。具体来说,就是放弃了各种具体生活形态或因素在感官愉悦感上的直接现实——即审美时宜。

就恩格斯而言,为了摆脱——赞成与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与幻想,获得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他对当时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进行了田野调查,前后一共21个月的时间,亲身观察,亲自交往,直接了解世界上最典型的无产阶级——伦敦东头工人阶级及其以贫困为特征的反审美生活,比如——“工人区的恶劣的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建筑形式”^{[2]477},从而当下即席地激发出了共产主义审美时宜——以贫困为核心的反审美生活不能再进行下去了,“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无法忍受”^{[2]494},而且要依据共—美感财富主义来改造世界。把美学的研究对象落实在一个常识上——也就是作为感官愉悦感的审美生活,非但不是一件难事,而且还特别质朴、极其自

然。然而,很多美学却忘记了这些质朴而自然的事,而把过多的精力与爱好放在西方美学的教条框框里了。

这些西方美学的教条框框,仅就美学研究对象来说,存在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忽视人际关系,没有将其视为主要审美对象之一,既未关注到人际之间存在的感官愉悦感,也未意识到人际之间的反感、恶心对整体生活感觉的摧残与生活质量的急剧拉低。坏制度、坏家伙败坏了人际美感,心情很糟,还有什么心思去品美食、听音乐、读小说、游美景、看画展呢?第二,忽视人际之间对美感财富的占有以及在等级、阶级上的审美权分配严重不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绝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在美感上的享受,远远多于占有一小部分财富的大多数人。这种审美制度的不公在阶级社会中已成为常态。尽管个别资本家可能是积聚财富而不享受的守财奴,某些工人可能艺术鉴赏水准很高,且人们在审美方面可能存在不同的选择自由,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常态化的审美权分配不公的现实。第三,过分强调与夸大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的重要性,甚至将其视为唯一的审美对象。只将视觉、听觉视为审美感官,无视舌的味觉、鼻的嗅觉、皮肤的触觉、身体的动觉等;尤其是极端夸大对艺术作品欣赏的审美无功利性、自由性,不仅极具欺骗性——似乎高雅脱俗,而且也是一种残忍的截肢美学,导致绝大部分审美对象——人、日用品、空间环境、饮食、香气等严重流失。第四,尽管西方美学在日用品的设计美学与空间环境美学方面都已有长足发展,但是都没有对整体性的美学研究对象问题有所建树与增益。

马克思主义美学恰恰对西方美学的这些弱点与教条形成了突破与革命,也就是以共产主义美好生活为根本的审美革命。第一,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实践就是为了最终消除阶级与国家,构建与促成美感财富或审美权的公平分配机制。这既形成了人际关系在政治制度层面的秩序美感或和谐美感,也同时解决了美感

财富的权力分配不公问题,达到公正。第二,共产主义学说中的美好生活本身就直接体现为质朴而自然的感官愉悦感,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宗教学等等不仅带有十足的美学色彩,而且它们的最终归宿就是美学。第三,马克思主义美学完全脱离了西方美学在主客之间夸张、剧烈地摇摆所走出的错误道路——比如美的本质、美本身、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命题,把美学对象设定为一个正在进行着、充满愉悦感的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第四,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全身全体美学,它公平地、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感官的欲望与感觉,涉及眼耳鼻舌身这五大审美感官与艺术作品、人、日用品、空间环境、饮食、香气这六大审美对象。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共产主义实践及其哲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是共产主义审美生活的实践及其哲学。具体来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审美生活之事上所寻求的境界,是充分发达与完善的感官愉悦感——这是马克思主义审美时宜思想的核心机杼,它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美学触时机而发,解决哲学问题并进而改变世界的强大冲力与动力。就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来看,他们关切的重点是——共产主义时宜及其对资本主义时间制度的批判、审美生活作为美感财富在审美时间上的分配不公、剩余时间剥削、科学主义美学与神学美学禁欲主义中的无时间性、审美时宜在共产主义审美生活中的体现、自由时间与审美生活的绽出、自由时间与全面发展的关系、艺术作品如何保存兴发着的人类生活经验。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一个根本与三个方向来建构审美时间哲学的。一个根本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及其美好生活或审美生活,并以此为根本立足,付诸正在进行着的实践或行动,批判正在进行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尤其是对工人阶级生活与工作的原始、原生状态进行还原,关切资本主义社会中美感财富的分配不公,通过正在进

行着的共产主义实践来改变世界,其中机杼之一就是时间制度。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永恒时宜。三个方向是对审美生活作为实践活动原发状态的持守、以无神论对宗教的批判、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不仅从宗教禁欲主义里夺回世俗时间,从无时间性里夺回时间,从负时间性里夺回时间,从萎缩的被剥削的时间制度里夺回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审美生活在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生产、自由时间上,创设了永不满足于现成、既成状态,并始终处于新创造、新提升的正在进行时未济状态——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审美时态。

三、审美时宜与资本主义美感 财富分配的不公

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它是一种以共产主义审美时宜为核心的人际美学、政治美学、政治经济学美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最核心、最根本、最显著且用心、用力最多的所在。恩格斯说:“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足以证明下面的事实: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他们能够把你们劳动的产品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他们无法靠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赚钱了,就任凭你们饿死也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来证实他们自称的对你们的好意?对你们的疾苦他们可曾表示过一点点真诚的关心?”^{[2]383}可见,他们从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这一审美时宜出发,观察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中剥削与被剥削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现了美感财富分配不公的事实,也以此洞察当时英国等国工人阶级的整体感性生活状态,尤其是对工人处于劳动时间制度之内工作时的心情、切身感受,以及劳动时间制度控制之外——也就是自由时间中的家庭生活、娱乐生活、游戏生活、居住环境、饮食生活等等是否美好,进行整体保全。

美好生活,人之大本,虽然形态各异、构成复杂,但其最终的直观显现就是感官愉悦感或美感。在阶级社会中,财富分配不公的实质就是美感分配不公,在财富分配上的数量差异直接决定了美感分配上的差异并体现为具体的生活方式。财富不仅体现为个体占有的金钱、财物、日用品、艺术品、人、空间环境、饮食,更体现为正在享用上述对象时的愉悦感觉。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既是政治、法律、经济等权力的剥削,也同样是美感剥削,而且所剥削的政治、法律、经济等权力,最终都必然体现为美感的富足、稀有、显贵、健全、高雅、全面、强烈、新鲜。政治、法律、经济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正在进行着的感觉本身。只要政治、法律、经济等剥削、压迫引发了工人身心、感官感受上的不悦,这就是美学问题。美感财富首先是审美时宜,同时也包含了上文所言的时间制度、审美时机、审美时态、审美时体与构成方式的绝对同时性等审美时间性。

就现代学科的划分来看,“财富”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或法学的研究对象,但鉴于财富的占有与享用的最终显现是感官愉悦感,从美学研究财富才是本色,才能把上述那些分类化的学科融为一体,确保美感-财富这一对象的整体性。贫困及其造成的一连串反审美生活,这是恩格斯在伦敦东头的发现,更是切肤感受。富有者系统地剥削贫困的工人阶级,又冷酷地让他们受命运的摆布。整个工人阶级对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富有者充满愤怒。恩格斯说:“尽管如此,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的工厂主阶级,却不正视这种贫困的状况。他们认为自己是强大的、代表民族的阶级,却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痛处;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是贫困的,因为正是他们,有产的工业阶级,对这种贫困应负道义上的责任。”^{[2]404}觉醒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就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运动,其斗争的核心就是争取自己应得的劳动成果,而且这些劳动成果的直接显现不仅

是工资的提高、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且是最直接的感官愉悦感。

既有严重影响基本生活的贫困,也有相对、相比意义上的贫困。马克思说:“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均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大的劳动量。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低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2]732}可见,财富的增加与减少不仅仅是财富自身数量的增减,而且取决于社会尺度。这个社会尺度就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劳动雇佣关系,而且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美感财富剥削作为基本特性。单纯地看,工人工资的增加当然会导致享受的增加,但是与资产阶级的享受相比,工人所得到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工人拿到的工资是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与比较工资或相对工资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说:“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2]729}马克思又说:“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2]729}可见,小房子与宫殿在美感上的区别,不仅是财富多寡的区别,而且是分配上的严重不公。

人是制度的动物,制度是人的第二天性。人类创设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获得秩序美感,但制度有好坏,坏制度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坏人,对资本主义及其时间制度进行扬弃的共产主义制度则会创造最多的好人。就世界美学

史来看,把人本身、人际关系视为审美对象,且着重探究人际审美生活的就是儒家礼乐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儒家礼乐美学的核心是家美感,以男女夫妇的性爱-情爱与亲子之间的慈孝之爱为根基,以差等仁爱奠立天下、国家、社会、家庭、个体的礼乐制度,其中的国家礼乐制度就是美感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阶级剥削制度,且其对美感财富在“名物度数”上的量化区分与分配,首开美感数量化先河。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人际美学上的划时代革命就是构建设有阶级剥削与美感财富剥削的共产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可谓鞭辟入里。如果说儒家礼乐美学提供了以家美学为根基的有限天下模式,共产主义美学则提供了以消除阶级对立为根基的普遍天下模式。

私有制社会的核心与根本在于对美感财富或审美资源的占有权不公与分配悬殊。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有两个:其一是垄断重要的物质资源,其二是占据关键社会角色。实际上,这两个核心指标之中的核心就是对重要物质资源的垄断与占有,而占据关键社会角色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更多的重要物质资源。重要物质资源之所以是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或无所谓的,不仅仅取决于物资自身,更取决于人们对物质使用的感官感觉或感受。这些感官感觉或感受的快适度、满足度、强烈度、尊荣度、新鲜度、境界高低度、稀有度、名贵度是衡量占有物质及其多寡的审美标准。即使在今天,温饱问题已解决,美食的档次、品位、就餐地点、价格、服务水平仍然是区分美感财富的重要标准。

美感财富或审美权等级森严,呈宝塔形或金字塔形,越向上越尊贵,美感财富也就越多;越向下越卑贱,美感财富也就越少,不可逾越。贫富分化往往造成社会地位的分化,而社会地位的不同有时也会加深贫富分化。一些有特殊地位的人,利用手中已有的地位和权力,占

有大量审美资源,产生了社会产品分配的不平等。恩格斯所揭示的伦敦东头工人生活状况就是一个制度性事实,这是单个人难以改变的。要彻底改变它,就需要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创造一个新的美感财富分配的制度性事实。具体来看,恩格斯所揭示的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美感财富的剥削,在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是必然的。所有人都不要对这一制度性的美感财富剥削事实抱有幻想。恩格斯说:“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他们被吸引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污浊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这样一些地区去,那里的建筑杂乱无章,因而通风条件比其他一切地区都要差。”^{[2]410}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消除状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185}可见,由于财富分配不均的私有制在共产主义社会业已消失,人际关系尤其是在工作之中的人际关系就是令人心身愉悦的。

四、资本主义时间制度与审美剥削

共产主义审美时宜及其所显现审美时间意识、审美同时性的内涵与资本主义相比,有根本区别。从时间制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时间及剩余价值的剥削,剩余价值就是在剩余时间里创造出来的。这既是对劳动成果所显现美感财富的剥削,本身又是反审美生活的。随着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的推进,亿万人都在为资本主义的划时代进步而欢呼、赞美、膜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数千年以来人类最为伟大的成就,大机器生产带来的财富与产品可谓无可比拟的丰富。

这是此前数年的人类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工人的劳动时间、剩余时间、自由时间的设计与约束,必然会形成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相适应的时间制度体系。在西方社会进入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愈来愈占据主流之后,劳动生产率的精确计算日益成为现实。而劳动生产率则是严格按照计时器所均匀划分的时间区段长短来进行衡量的。从整体上看,在生产资料与劳动空间上的剧烈变化,都使得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在时间制度上产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变化。从生产资料来看,机器设备是固定的,且其稳定性超出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从劳动空间来看,工人的劳动再也不想游牧民族必需的超大地域与空间,也不想农业生产所需的较大地域与空间,与这两者相比,其工作区域变得极为狭小,就是在安置有机器的工厂之内。这使得对生产劳动的监督、监控成为现实。

马克思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且最主要的工作美学的奠基者与杰出代表。他与恩格斯一起,主要关注与研究的是资本主义时代工人在工作时间中的状态。如果侧重考察人际关系所产生的身心愉悦感,这就是人际美学。如果侧重探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及工人在工作时是否产生愉悦感,这就是政治美学、政治经济美学或工作美学。

没有沸腾的审美欲望,没有奔腾的审美时宜,就没有审美生活作为审美时程的涌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通过把握工人的反审美生活所显现的时间意识的消极萎缩状态,使共产主义审美生活获得了涌动的审美时体与正在进行时的审美时态。时间制度所运用的客观时间计时器只是一个标的物,其根本内涵是组织化的时宜或意义时间。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工作时间制度的设立,其实是被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美感财富的时间分配系统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家——“(1)他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并把工

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于是他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有别的需要了;因为他甚至把这样的生活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2)他把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当做计算的标准,而且是普遍的标准:说普遍的标准,是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他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他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因此,工人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被动的享受或能动的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2]226}工人虽然是作为人类在工作,但是他们在资本家眼里也就是机器的部件之一,在工作之时也就不需要滋生什么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感,只要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时间绝对对均质的物品就可以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把握,既不像一般的经济学家只是冷静地罗列数据,也不像一般的经济学家那样只是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叫好。他们心心念念的是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工人的生存状况如何?如何改变、提高他们的生活?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饱含着仁爱与激情的根本原因。他们不仅有经济学意义上对工人剩余价值、剩余时间被剥削的精确分析,而且他们的经济学还是一种美学化的经济学,原因就在于他们要还原当时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及工作生活原初的生动状态,并以工人阶级身心感受是否美好作为唯一的出发点。恩格斯说:“我想要的不限于和我的课题有关的纯粹抽象的知识,我很想在你们家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2]382}西方美学史上的所有美学思想及其所使用的美学语言,都无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关心工人美好生活状态、审美生活状态的政治经济学美学思想与语言相匹配。

从审美时宜的角度来看,既然劳动生产率

呈现几何级的提高,产品、财富都如此丰沛,工人就能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能有更多的时间与金钱在家里享用了。这正是年轻的、才24岁的恩格斯所揭示的时代性讹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弊端。”^{[2]368}而事情的真相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算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2]368}这就是恩格斯所揭示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及国家的时间制度。他认为,导致工人阶级劳动时间增加、剩余时间被剥削、生活处境悲惨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那就是私有制。这种制度导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贫富悬殊极为剧烈。工人无法忍受资本家的所作所为:一是在经济上的剥削,二是在政治上的压迫。这使得资本家作为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毫无人情味,更多的倒是仇恨、对立、拘束、被压迫。

同时,经济上的剥削必然体现为或包含了美感财富的剥削,这不仅会造成工人美感及其审美能力的丧失,而且还会导致与美好生活、审美生活完全相反的悲苦境地。这种悲苦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是很常见的。恩格斯就曾说:“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 and 精神的堕落。”^{[2]375}而如此悲苦生活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在国家政体与法律上不仅确保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工业革命时期劳资关系、生产关系的合法性,而且也会为这种决定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工业

生产提供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制度体系支持。因此,恩格斯说:“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2]³⁷⁵资本主义工厂里纪律化的时间制度、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剩余时间制度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劳动时间,极大地减少了工人阶级用于审美生活的自由时间,而且更以仅能维持肉体生存、家庭最低生活水准的财富分配给工人,进而迫使工人只能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受雇于资本家,再进一步接受剩余时间的剥削。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为工人所制定的时间制度正是工人审美生活质量高低的决定者与策源地。

五、共产主义时间制度与审美生活

共产主义就是美感财富在高水平上的公正分配,就是消除美感财富上的私有制以及等级社会。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满足于世界的现成状态,而是为社会生活实践的兴发、持存、绵延,设定了以共产主义审美时宜为核心的时间制度,以此来指引、推动改变世界的实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灵魂,即为了未来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且正在奋斗着。共产主义时间制度是建基于共产主义社会之上的时间制度,共产主义审美时间制度的主要特征有两个:第一,人们在工作过程中心情愉悦,因为全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美感财富分配公平;第二,有充分的自由时间享受美感财富,因为共产主义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

恩格斯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主义时间制度。共产主义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社会,也自然是一个在制度体系意义上消灭了美感财富权力分配等级差异的社会。一言以蔽之,共产主义是

美好生活的最高形态与最高境界。恩格斯对伦敦东头工人阶级生活的考察行为是原发性的,是第一人称亲力亲为的。在他与伦敦东头工人交往的过程中,所激发起的高兴与骄傲都是原发性的、真切的,这些高兴与骄傲就是恩格斯发现真正美学问题的唯一源泉。恩格斯对伦敦东头进行田野调查所得到的工人阶级在工作时间、闲暇时间、家庭时间、娱乐时间里的反审美生活。他保全了这些反审美生活的原发状态,采用的是忠实描述法,不偏不倚,都是事实。最关键的是,恩格斯的政治立场是与工人阶级一致的,而且在描述与解释事实的基础上,思考如何进一步改变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引向哪里,这才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时间制度思想更加彻底,他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开始,一步步地揭示出商品、价值、劳动、货币、资本、剩余价值所包蕴的意义时间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制度,其核心就是剩余时间或剩余时间制度。

马克思主义是从两个方面来为工人阶级夺回自由时间的,也就是揭示并打破这两种时间制度:其一是基督宗教禁欲、节制的时间制度;其二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与剩余时间的的时间制度。这两种时间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通常是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在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年代,最为系统、严格的时间制度是由基督教所造就的宗教时间制度。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卫斯理教派曾在教会、学校推行宗教纪律及道德纪律,强调驯化下层民众的粗野举止,把他们训练成诚实的、谦虚的、勤劳的、顺从的、遵守纪律的顺民。英国学者汤普森介绍说:“实施纪律和秩序的压力一方面是从工厂,另一方面是从主日学校,扩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闲暇时间、人际关系、言论和举止。除了在工厂、教会、学校、地方政府和军队里设立了纪律的机构外,还设立了半官方的机构,以便强制推行秩序的道德行为。”^[5]这种纪律化的宗教时间制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既对民众的道德有所

促进,让社会生活变得井然有序,也带有强烈的禁欲主义立场。这种纪律严明的时间制度恰恰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所需要的,而资本家榨取工人劳动时间,尤其是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及其剩余时间的贪婪本性,恰恰需要造就与养成只懂得勤奋工作却毫无享乐、审美欲望的工人。因此,两者在时间制度所赖以产生的禁欲主义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勤劳、节俭、遵守纪律——这是宗教时间制度与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制度在骨子里的相通之处。

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为丰裕,个体潜能全面发展,阶级对立消失,人人平等,才能制度性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自由时间,个体才能安然地享用自由时间。他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6]而且,在个体安然地享有自由时间的基础上,个体的创造性会最大限度地丰富公共财富、提升科技水准,继而为社会提供更充裕的自由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7]203}他还说:“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7]204}这段话的机杼就是对时间绽出性的理解。审美生活只有处在既享受现在,又向未来敞开的超越性、提高性状态,其审美时宜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审美主体的能力在审美生活中得到提高,审美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审美需要正是作为能力来存在的,审美能力的提高也就是审美需要被提高。因此,审美消费与审美生产便如此

互相促进,交互摩荡,审美时宜、审美时机、审美时态、审美同时性便日新月异。这正是新的审美时间主体与新的审美时间客体的生生不息。

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没有给工人带来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且还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效率的极端追求,造成了劳动时间延长与收入降低,工人在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远远超出其收入,使工人的贫困成为常态,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以贫困为基本特征的反审美生活由此而生。在当时,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工人的智能发展只能以操纵机器为唯一目的,又受到时间制度的剥削,因此,审美能力的低下与自由时间的减少往往并行发作,交互影响,工人的非美的生活状态日益严重。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不是人们为了获得生活资料与生存而必须进行的,而是自由生命的体现,是生活的乐趣与对个人生命的肯定,且劳动创造的是自己的财富,这是共产主义时间制度与个人时间的完全统一。他指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8]在这个基础上,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这样的描绘——“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9]恩格斯也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0]可见,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剥削制度、美感财富极端分配不公制度的瓦解,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新的时间制度得以确立,自由时间才会得到充分的保障。美感财富的分配是一个由政权决定的制度性安排,而不是某些人的局部性决策。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就是以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这一审美时

宜,来制度性地解决美感财富分配不公、审美剥削与时间制度问题的。

【参考文献】

- [1] 列宁全集:第18卷[M].第2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41.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 [5]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册[M].钱乘旦,杨豫,潘兴明,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70.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6.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

[责任编辑 肖 湘]

Aesthetic Wealth Distribution, Time System, and Communism: Marxist Aesthetic Philosophy of Time

LIU Yansh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Aesthetic philosophy of tim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mensions in aesthetics. The core of Marxist aesthetic time philosophy is the aesthetic temporality of a communist life. The revolution of Marxist aesthetics in Western aesthetics is primarily the revolution of aesthetic temporality. Starting from this, they regarded aesthetic wealth as one of the forms of wealth, restored and criticized the capitalist time system and time exploitation as the main forms of aesthetic wealth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used communist aesthetic life as a timely basis for future soci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toration, they conducted fiel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actual situations of work and life among the working class, preserved these conditions through the lenses of interpersonal aesthetics and work aesthetics, and obtained first-hand materials.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hey argue that the root of the capitalist time system lies in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aesthetic wealth is primarily based on time exploitation.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they criticized the asceticism of religion and capitalism based on the communist aesthetic time system,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ee time system and aesthetic life, and depicted a beautiful blueprint.

Key words: Marxist aesthetics; aesthetic philosophy of time; aesthetic-wealth; time system; aesthetic temporality